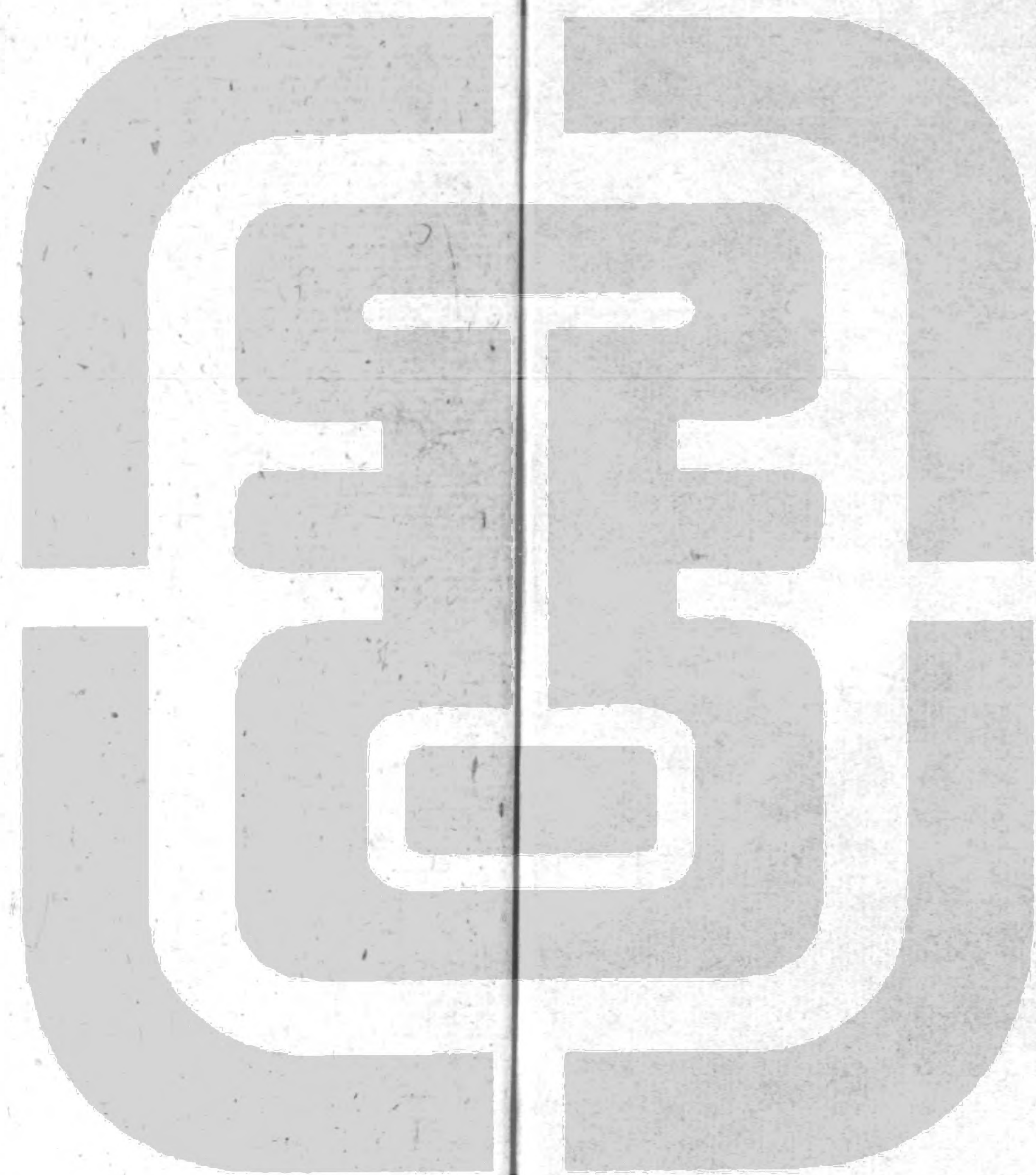


國朝政令紀要

天聰朝起
康熙朝止
卷二



國朝政令紀要目錄

內官吳良輔處斬

盛京形勢

守制通例

停止捐級

鄉會試停止八股

獲張煌言

荷蘭國進取臺灣

停止考滿三疏

新法十謬

復三場舊制

玉璽十六字

葭管候氣

然賜履奏疏

認工贖罪

懇荒有三惠

南懷仁歷法

論鼇拜罪款

剗肝療父

終養

聖諭十六條

葛世振隱逸

離任守制

吳三桂反

尚可喜自陳

耿精忠叛

尚之信叛

耿精忠降

尚之信降

朱方旦邪說

明刑弼教

正一真人

鄭克塽降

定發掘墳墓罪

外官丁憂即聽奔喪

海上捕魚

湯斌孫鍾元道學

毀錢作銅

巡幸郡縣

蒙氣四時不同

方術誘取良人

吳巨任抗賊

博學鴻詞科

封乳母朴氏

吳三桂病斃

正三藩罪

學道考試十弊

錢法十二條

舉遺獻脩史

捨身崖

過金陵

幸曲阜

購求遺書

賜荷蘭王敕

武臣陪祀 文廟

禁邪說

宜脩史宜書實事

解發人犯

建周公碑

建孔子廟碑

文改武職

建孟子廟碑

孔子贊序及四配贊

參明珠罪款

日本商船傳泊定海

殉葬

興鄂羅斯定界碑

子報父仇

宮女一百三十四人

南巡祭泰山

朱際承襲五經博士

祭禹陵

金塘蓬萊二鄉開墾

幸觀星臺

行取知縣以科道用

廕生

追謚親郡王

國朝政令紀要

內官吳良輔處斬

康熙元年二月諭吏部刑部等大小各衙門朕惟歷代理亂不同皆係用人之得失大抵委任宦寺未有不召亂者加以僉邪附和其間則為害尤甚我太祖太宗痛鑒往轍不設宦官先帝以宮闈使令之役偶用斯輩繼而深志其奸是以遺詔有云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因委用宦寺朕懷承先志釐剔弊端因而詳加體察乃知滿洲終義內官吳良輔陰險狡詐巧售其奸妄惑欺蒙變易祖宗舊制倡立十三衙門名色廣招黨類恣意橫行錢糧借端濫費以遂侵牟權勢震於中外以竊威福

恣肆貪婪相濟為惡假竊威權要挾專擅內外各衙門事務任意把持廣興營造糜冒錢糧以致民力告匱兵餉不敷此二人者朋比作奸撓亂法紀壞本朝稽樸之風依變祖宗久定之典率其情罪重大稔惡已極通國莫不知之雖寘於法未足蔽辜吳良輔已經處斬佟義若存法亦難貸已服冥誅著削其世職十三衙門盡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時定制行內官永俱永不用即傳布中外刊示曉諭咸使知悉用昭除奸瘴惡大法

盛京形勢

五月奉天府府尹張尚賢奏盛京形勢自興京至山海關東西千餘里開原至金州東南北亦千餘里又有河東河西之分以外而

言河東北起開原由西南至黃泥窪牛莊乃明季昔日邊防自牛莊由三岔河南至益州後州金川旅順轉而東至紅嘴歸復黃骨島鳳皇城鎮江鴨綠江口皆明季昔日海防此河東邊海之大畧也河西自山海關以東至中前所前衛後所沙河甯遠連山塔山杏山松山錦州大凌河北面皆邊南面皆海所謂一條邊耳獨廣甯一城南至閭陽驛拾山站左屯衛海口相去有餘里北至我朝新插之邊相去數千里東至盤山驛高平沙嶺以至三岔河之馬圈此河西邊海之大畧也合河東河西之邊海以觀之黃沙滿目一望荒涼僅有奸賊暴發海寇突至猝難捍禦此外患之可慮者以內而言河東城堡雖多皆成荒土獨奉天遼陽海城三處稍成

府縣之規而遼海兩處仍無城地如蓋州鳳皇城金州不過數百人鐵嶺撫順惟有涿後諸人不能耕種又無生聚隻身者逃去大半畧有家口者僅老死此地實無益於地方此何東腹裏之大畧也何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獨甯遠錦州廣甯人民湊集僅有佐領一員不知於地方如何料理此何西腹裏之大畧也合何東何西之腹裏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頽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全無可恃此內憂之甚者臣朝夕思維玆弭外患必當籌畫隄防玆消內憂必當充實根本以圖久遠之策下部議

定滿洲蒙古漢軍守制通例

八月諭吏部父母之喪天下通義治喪守制人子至情滿洲原有

守制之禮後因文武各官內外職任不同姑定限月治喪之禮今思在內各官尚得躬親治喪在外各官不得回家躬奉送終之禮揆諸人子之理情殊為未慊爾部詳察 太祖 太宗時例參酌時宜另行確議定例具奏務於職任無妨子情克展以稱朕孝治天下之意

九月吏部遵旨詳查 太祖 太宗滿洲守制舊例吏禮二部並無舊例冊可考惟順治十年三月禮部覆原任御史陳啟泰請行通制一疏奉有三年喪禮著照會典定例遵行有難拘常制者請旨定奪之旨又順治十年六月臣部題滿洲蒙古漢軍各官不便離任丁憂奉有依議之旨遵行已久今議得在京部院滿洲蒙古漢

軍大小文官仍應照定例守制一月服滿即出理事私居持服盡三年喪禮外其奉差出兵文官以回京聞喪之日為始亦照定例遵行至各省駐防及在外出任漢軍文官伊父母在任病故者仍應照例遵行父母在京病故者準其解任回京以到日為始守制半仍私居持服盡三年喪禮所遺員缺相應另補送之

停止捐級

諭吏部兵部向來文武各官捐助銀米各部議定有紀錄加級授官之例今思捐助激急公雖應激勸但大小臣工各有職業必實著勞績方可加級授官若止以捐助銀米遽行加級授官非慎重名器之意嗣後凡捐助銀米者俱不必加級授官止予紀錄除有

事故準其抵銷外若後有應加卹賚者作何定奏爾等酌議具奏
鄉會考試停止八股

二年八月禮部遵旨議覆鄉會考試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論表判鄉會兩試頭場策五篇二場用四書本經題作論各一篇三場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為始送之

壬寅命鄉會試後以八股文取士

獲張煌言於懸山范梈

三年八月浙江總督趙廷臣奏逆渠張煌言盤踞浙海多年其下偽官節次招降獨煌言抗不就撫臣與京口將軍劉之藻先後發書遣使諭以禍福勸其去逆效順張煌言誓死不悔雖將隨從兵弁船隻起發進閩梈借名歸隱徇徯海外臣即馳赴定海會商水

陸提督哈爾庫張杰分遣將士配坐船隻由甯台溫三疏出洋搗
剿毀其賊巢殲其餘黨偵知張煌言披緇遠遁密令驍勇將備徐
元張公午扮成僧民隨帶健丁火器潛伏普陀山一帶仍撥將弁
扼守要路以防奔竄至七月二十日瞭望朱家尖有趕繒船一隻
急舉火器前擊獲有活口林生陳滿等知張煌言見在懸山范畧
徐元等即駕所獲賊艘尾隨八槳兵船令活口林生等仍扮差回
原船使之不疑乘夜進一小港送山後覓路突入帳房遂擒張煌
言及其親信餘黨搜出偽視師兵部銀方印一顆偽關防九顆槍
礮盜甲旗繖等物三省之出沒巢逆一旦生擒凡經過甯紹杭各
府百姓聚觀如堵從此奸宄絕迹海宇肅清得旨嘉獎下部議敘

是年十月戊辰
張煌言伏誅

荷國蘭國進取臺灣

靖南王耿繼茂順治十七年移駐福建奏荷蘭國出海王於八月十六日帶
領番船十隻番兵千人抵閩安鎮約九月二十至圍頭取齊於十
十月初旬往澎湖攻賊巢候風便進取臺灣下部知之

停止考滿三疏

四年十二月御史季振宜奏停止考滿一三疏一言自行考滿以
來臣見部院大臣上疏自陳不過鋪張履歷功績博朝廷表裏羊
酒之賜至各堂官考覈司屬朝夕同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其中
鑽營奔競弊不勝言况今自尚書以下悉按品升補與考滿全無

閩陟且自正月至四月皆自陳考滿之法申飭羣工循名責實安心辦事止照俸序升轉庶息躁進之風一言外官考滿改八法科條以五等為優劣數年以來其弊尤甚即如州縣官由府廳至督撫經五六衙門考覈名上司豈盡不受賄賂不徇情面一憑公道品隲優劣者乎若層層駁覈州縣力不能堪勢必侵欺國帑刻剝小民以賄屬上官希圖越俸升轉相習成風莫可挽回請嗣後直隸各省不肖官員止責督撫不時糾劾其任內無參罰注誤者吏部照俸升轉一言武職考滿副將以下莫不營謀優等武官無錢糧可以侵那勢必扣剋窮兵糧餉設有意外賊盜綠旗窮兵精力消於飢寒器械罄於典鬻貽誤封疆不無隱憂請嗣後凡歷俸深

功次多者兵部按籍升轉其生事擾民不脩營伍侵蝕兵餉者令督提不時糾參具奏著得旨著議政王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新法十謬

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叩閭進所著摘謬論一篇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一篇摘湯若望選擇崇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同確議至是議政王等遂款鞠問所摘十謬楊光先湯若望名言已是歷法深微難以分別但歷代舊法每月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改為九十六刻又康熙三年立春日候氣先期起管湯若望謾奏候至其時春氣已應又二十八宿次序分定已久湯若望私將參甯二宿改調前後又私將四餘

中刪去紫炁又湯若望進二百年歷夫天祐 皇上歷祚無疆而
湯若望止進二百年歷俱大不合其選擇崇親王葬期湯若望等
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擬欽
天監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品挈壺正楊宏量歷科李祖
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等
皆凌遲處死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賈良琦子賈文郁宋可成子
宋哲李祖白子李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俱斬立決得旨湯若望
係掌印之官於選擇事情不加詳慎輒爾準行本當依擬處死但
念專司天文選擇非其所習且效力多年又復衰老著免死杜如
預楊宏量本當依擬處死但念 永陵 福陵 昭陵 孝陵風

水皆伊等看定曾經效力亦著免死湯若望^望等並其干連人等應得
何罪仍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詳覈分別確議具奏
議政王等遵旨再議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潘盡孝及案內干連
人犯等俱責打流徙餘俱照前議得旨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
顯劉有泰俱著即處斬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責打流徙俱著免
伊等既免其湯若望義子潘盡孝及杜如預楊宏量干連族人責
打流徙亦著俱免餘依議

復三場舊制

禮部右侍郎黃穰奏制科取士稽取諸往例皆係三場先用經書
使士子闡發聖賢之微旨以觀其心術改用策論使士子通達古

今之事變以察其才歆今甲辰科止用策論咸去一場似太簡易
恐將來士子勦襲浮辭反開捷徑且不用經書為文則人將置聖
賢之學於不誦恐非朝廷設科取士之深意臣請嗣後復行三場
舊制則士子知務實學主考鑑別亦得真儒以應國家之選後之

王璽十六字

江南總督即廷佐奏漂漂陽縣民顧起龍等獲玉璽篆文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遣官齎進命貯內庫賞
顧起龍等銀各五十兩齎璽筆帖式三員各馬一匹

葭管候氣

五年二月欽天監正楊光先奏今候氣之法久失其傳十二月中

氣不應乞準臣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制器測候並敕禮部
採取宜陽金門山竹管上堂羊頭山柰秦河內葭管備用送之

熊賜履奏疏

六月甲戌朔宏文院侍讀熊賜履奏臣備員侍從遇 皇上處已
求言不敢撫拾浮詞以混 宸聽謹因 聖諭所及而推本言之
伏讀詔書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疾苦困窮深可憫念或因官吏
朘削或因法制未便此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但國家日言生聚
而凋敝愈甚日言軫恤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離瑣
尾之狀不可勝言溯厥由來誠如 聖諭所云者蓋小民終歲勤
勞僅給俯仰之資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

於正額設一旦水旱頻仍飢饉見告蠲賦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此不獨守令之過也上之則監司又上之有替換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在舉劾伏乞皇上將見任替換大加甄別賢能者加銜久任貪污不肖者立賜罷斥毋令久居民上嗣後替換缺出不拘內外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者敕部院大臣送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若樂為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為替換之優劣則廉者以勸貪者以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得所者寡矣此聖諭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臣請擇其重且大

者言之一日政事紛更而法制未定我國家章程法度其間有積重難反者不聞略加整頓而急功喜事之人又從而意為變更但知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無窮之弊已潛倚暗伏於其中朝舉夕罷以致盈廷聚訟甲令游移此時事之最急者也伏乞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詳慎會議凡沿革損益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勒成會典頒示天下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垂祐無疆之業在此矣一日職業隳廢而士氣日靡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雜正欲其同寅協恭俾責無他却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緘默依阿絕少實心任事之人甚至託老成慎重之名以濟尸位素餐之計樹議者謂之疏狂任事

者目為躁競廉靜者斥為矯情端方者笑為迂腐聞有脩身體道
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為道學而非笑之百計抵排必禁錮其終
身而後已伏乞 皇上立振頽風作養士氣申飭滿漢諸臣愛衷
酌理實意任事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漢官勿以阿附滿官為工堂
官勿以偏任司官為計宰執盡心論思而不必以唯諾為休宥臺
諫極力糾繩而不必以鉗結為將順則職業脩舉官箴整肅矣一
曰學校廢弛而文教日衰學校為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
功之根柢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講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惟
揣摩舉業以為取科名之具絕不知讀書誦學以求聖賢理道之
歸其高名者又或泛濫百家沈淪二氏惑世誣民莫此為甚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
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閩閩之
學不講敦崇實行扶持正教命府州縣擇士子中志趣端卓英俊
可造者各舉一二人貢之國學雍寬其館舍厚其廩餼又於廷臣
中擇道德高幼之人俾司成均日進諸生而陶誨之其道必本於
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灑埽應對以至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
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材就司成次其優劣彙送吏部量其材之
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於山林
隱逸之士有經明行脩者德業完備者仍請敕下地方官悉心諮
訪據實奏聞朝廷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為士習人心之勸則道

術以正學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材日盛其有補於國家也豈淺鮮哉一日風俗僭侈而禮制日廢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繫人心者也臣觀今日風俗奢侈陵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糜終歲之需輿隸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節飾此飢之本寒之源而盜賊獄訟所由起也然禮教之行自貴近始伏乞皇上躬行節儉為天下先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屬俱立定限制以成數頒示天下先自王公俾恪為遵守不許少有踰越之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醜而人心厚矣於教龐之治不難矣雖然皇躬者又萬民所受裁而萬化所從出也我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今春秋方富董

陶德性端在斯時伏乞慎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使之從容閒澹講論道理啓沃聖心涵養聖德又妙選天下英俊陪侍法從以備顧問毋徒事誦懣空文若夫大學衍義一書敘千聖之心傳備百王之治統伏願皇上朝夕講貫澄諸六經之文通諸歷代之史以為敷政出治之本至於左右近習必端厥選內而深宮燕閑外而大廷廣眾微而起居言動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所不備防閑此心者無所不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強固坐收體乾行健之成功是皇上直接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民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之憂憲哉此又聖諭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疏入報聞

認工贖罪

先是浙江嘉善縣民郁之章有罪流徙尚陽堡會有認工贖罪之例其子候選知縣郁襄請脩刑部衙署贖父還里至是限期將滿尚未訖工郁之手例當復徙郁襄叩閣願棄官代父之徙所郁襄弟生員郁廣亦叩閣言已當代徙留其兄郁襄侍父疾部議子代父徙非舊例仍治以衝突儀仗罪上矜其孝友特並宥之

懇荒有三患

七年四月御史徐旭奏懇荒之道墾荒為要乃行之二十餘年而無效者其患有三一則科差太急而富民以有田為累一則招徠無資而貧民以受田為苦一則考成太寬而有司不以

懇墾田為職此三患者今日墾荒之通病也朝廷誠誨富國之效則向議一例三年起科者非也田有高下不等必新荒者三年起科積荒者五年起科極荒者永不起科則民力寬而佃墾者眾矣向議聽民自佃者非也民有貧富不等必流移者給以官莊墾乏者貸以官牛陂塘溝洫脩以官帑則民財裕而力墾者多矣向議停止五年墾限者非也官有勤惰不等必限以幾年招復戶口幾年脩舉水利幾年墾完地上有田功者升無田功者黜則懲勸實而督墾者勤矣下部確議具奏

南懷仁歷法

八年二月議政王等遵旨會議前命大臣二十員赴觀象臺測驗

南懷仁所言逐款皆驗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問監正馬祐監副宜塔喇胡振鉞李光顯亦言南懷仁歷皆合天象竊思百列歷日雖歷代行之已久但南懷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應將九十六刻歷日推行又南懷仁言羅睺計都月孛星係推算歷日所用故開載其紫炁星立象推算歷日並各用象故不開載自康熙九年始將紫炁星不必造入七政歷日內又言候氣係自古以來之例推算歷法亦無用象嗣後亦應傳上楊光先職司監正歷日差錯不能脩理左祖吳明烜妄以九十六刻推算謂西洋之法必不可用應革職交刑部從重議罪得旨楊光先革職從寬免交刑部餘依議

三月授西洋人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先是欽天監按古法推算康熙八年以歷以十二月置閏至是南懷仁言雨水為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為康熙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上命禮部詳詢欽天監官多直南懷仁乃罷康熙八年十二月閏移置康熙九年二月其節氣占候悉從南懷仁之言

八月康親王傑書等議覆南懷仁李光宏等呈告楊光先依附齋拜捏詞陷人將歷代所用之洪範五行稱為滅蠻經致李祖白等正法且推歷候氣茫然不知解送儀器虛糜錢糧輕改神明將吉凶顛倒妄生事端殃及無辜援引吳明烜疏奏授官捏造無影之

事誣告湯若望謀叛情罪重大應擬斬妻子流徙甯古塔玉供天
奉天主教係伊國舊習並無為惡實跡湯若望復通徽教師之名
照伊原品賜卹還給建堂基地許纘曾等復職伊等聚會散給天
學傳單及銅像等物仍行禁止西洋人栗安黨等該替換驛送來
京李祖白等照原官恩卹流徙子弟取回有職者復職李光宏黃
昌司爾珪潘盡孝原降革之職仍行給還得旨楊光先理應論死
念其年老姑從寬免妻子亦免流徙栗安黨等二十五人不取必
取來京城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隸各省設立
堂入教仍著嚴行曉諭禁止餘依議

論釐拜罪款

康親王傑書等遵旨勘問釐拜罪款釐拜係國家大臣背負先
帝重託任意橫行欺君擅權令文武各官盡出門下罪一引用內
外奸黨致失天下人望罪二與穆里瑪塞本得納莫佛倫蘇爾馬
班布爾善阿思哈噶褚哈濟世馬通賽泰璧圖邁音達吳松塞布
達禮等結成奸黨一切政事先於私家議定然後施行又將部院
啓奏官員帶往私門商酌罪三倚恃黨惡紊亂國政所喜者薦舉
所惡者陷害 皇上眷念舊臣曲為優容不思改過聚貨養奸罪
四上違 遣詔下虐生民凡結黨敗壞之處奉旨審問巧飾供詞
罪五明知馬爾賽光泰噶達渾三族係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
皇帝時不用為侍衛之人復擅行起用罪六於歸政之後即將蘇

克薩哈滅族又將白爾黑圖烏爾把等無罪枉殺罪七原任尚書
蘇納海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以八旗更換地畝不順其意擅
加殺害罪八偏護本旗將別旗已定之地輒行互旗換罪九皇
上親政尊崇 聖母孝康皇后查取從前詔款釐拜不將配享
太廟 奉祀先殿典禮奏請施行此係欺 君輕慢 聖母之處
罪十貪攬事權延挨不請辭政罪十一因內大臣噶布喇之女冊
立 皇后心懷妬忌敢行奏阻罪十二謬稱濟世賢能授為尚書
罪十三妄奏戶部舊設尚書二員以同黨馬遜賽補居要地罪十
四禁止科道陳言恐摘發情弊阻塞言路罪十五能賜履條奏之
事釐拜以為劾己意圖傾害罪十六馬遜賽部議賜謚奉有有向

顯功不準行之旨釐拜不遵仍給典謚罪十七於 皇上前凡事
不依理進奏多以舊時疏稿呈覽徇依允罪十八 御前呵叱
部院大臣擱截章奏罪十九私買外藩人為僕罪二十擅授敗陣
革職達素等原職罪二十一議蘇克薩哈罪狀時止同班布爾善
等定議恐大學士巴泰逆意不合不使其聞罪二十二因伊馬匹
被偷將 御馬頭目並偷馬人自批盡行處決藉其家產入己罪
二十三以俄訥喇哈達宜理布等在議政不肯附和即裁止蒙古
都統不使會議罪二十四 先帝遺詔內釐拜名列過必隆之後
乃不行遵奉凡起坐班行皆居過必隆之右同黨噶褚哈於列名
啓奏時亦將釐拜名前列罪二十五聞過必隆因 皇上傳喚養

鷹之人激發怒言有成何 朝廷之说不行舉首罪二十六費耀
色奉旨放鷹因其自行啓奏不先瀾白輒加瞋怒罪二十七 皇
上行幸海子令鰲拜奏明 太皇太后乃不遵旨反云 皇上自
奏罪二十八勢勒克什克之父妾配伊家人罪二十九以克什克
父之墳墓有礙伊家風水偏令遷移罪三十逆惡種種所犯重大
應將鰲拜革職立斬其親子兄弟亦應斬妻併孫為奴家產籍沒
其族人有官職及在護軍者均應革退各報一百披甲當差
諭吏部兵部鰲拜等以勳舊大臣受國厚恩奉 皇考遺詔輔佐
政務理宜精白乃心盡忠罔報不意鰲拜結黨專權紊亂國政紛
更成憲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鰲拜欺藐朕躬恣意妄為文武種

種奸惡難以枚舉朕久已悉知但以鰲拜身係大臣受累朝寵眷
甚厚徭望其改行從善克保功名以全始終乃近觀其罪惡日多
上負 皇考付託之重暴雲肆行致失天下之望過必隆明知其
惡緘默不言意在宥身亦負委任朕以罪狀昭著將其事款命諸
王大臣公同究審俱以得實以其情罪重大皆擬正法奏聞朕復
召鰲拜等面加鞫問情罪俱實本當依議處分但念鰲拜累朝效
力年久且 皇考曾經倚任朕不忍加誅姑從寬免死著革職籍
沒仍行拘禁過必隆無結黨之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師及後加公
爵其原有一等公爵仍準留與伊子其班布爾善穆里瑪阿思哈
噶褚哈泰璧圖塞本得訥莫或係部院大臣或係左右侍衛乃皆

倚附權勢結黨行私表裏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皆已正法其餘皆係微末之人一時苟圖徼倖朕不忍盡加誅戮寬宥免死後輕治罪至於内外文武官員或有畏其權勢而倚附者或有身圖倖進而俯附者本當察處拮後寬免自後務須洗心滌慮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職業以期副朕整飭紀綱愛養百姓之至意

封肝療父

山東邱縣孝子王祚昌封肝療父父病立起特旨給旌後不為例

終養

九年吏部議覆浙江巡撫范承謨奏仁和縣知縣丁世瀆以繼母劉氏年老呈請終養查定例載父母年七十以上者終養並無終

養繼母之例應無庸議得旨既有終養之例豈可分別生母繼母丁世瀆準終養

聖諭十六條

十月諭禮部朕維邗治之世不以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其時人心醞良風俗敦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罵陵成習僭侈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陵輒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門或蠹棍詐善害善良崔符之劫掠時聞讎忿之殺傷疊見陷羅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

寬念茲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日欲法古帝王尚德
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
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
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
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誠竊逃以免株連完
錢糧以省催科朕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以上諸條作
何訓迪勸導及作何責成内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爾部詳
察典制定議以聞

葛世振

十二月浙江巡撫范承謨奏前奉 恩詔以甯波府前明翰林院

編脩葛世振舉山林隱逸奉有赴京錄用之旨今本呈稱抱病不
官呈稱抱病不能起程請俟葛世振病痊之日赴京得旨該撫既
稱葛世振品行端重才學優贍仍著力疾前來以副朕求賢任用
之意

離任守制

十一年正月諭吏部各省藩臬以下丁憂官員替撫每奏稱才能
請在任守制恐貪戀職任者多方營求彼此效尤有乖孝道其中
明定例嗣後丁憂官員替撫毋得題留恣令離任守制

吳三桂反

十二年十二月四川湖廣總督蔡毓榮奏吳三桂反偽稱天下都

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甲寅為周王元年貴州提督李本深叛
應之前同黨務禮等差往貴州兵部主事辛珠與筆帖式薩爾徒
不及行俱不屈死

上諭雲貴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曰逆賊吳三桂窮蹙來歸我世
祖章皇帝念其輸款投誠授之軍旅錫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屬
將弁崇塔世職恩賚有加聞閩滇南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典
數晉爵親王重寄干城密託心膂殊恩優禮振古所無詎意吳三
桂性類窮奇中懷狙詐竊極生驕隆圖不軌於本年七月內自請
搬移朕以吳三桂出於誠心且念其年齒衰邁師後遠戍已久遂
允奏請令其休息仍飭所司安插周至務使得所又特大臣遣前

往宣諭朕懷朕之待吳三桂可謂禮隆情至茲以加矣近覽川湖
總督蔡毓榮等奏稱吳三桂徑行反叛背累朝奉養之恩逞一旦
鷓鴣張之勢橫行兇逆塗炭生靈理法難容神人共憤今削其爵特
遣甯南靖逆寇大將軍統領勁旅前往撲滅兵威所至剋期蕩平
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賊境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被賊驅
迫懷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朕心甚為不忍爰頒敕旨通行
曉諭爾等宜安分自保無聽誘脅即或誤從賊黨但能悔罪歸
誠悉赦已往不復究治至爾等父兄弟親族人等見在直隸各
省出任居住者已有諭旨俱令各安職業並不株連爾等無懷疑
慮其有能擒斬吳三桂投獻軍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誅縛其

下渠魁及以兵馬城地歸命自效者論功從優敘錄朕不食言爾等皆朕之赤子忠孝天性人孰無之從逆從順吉凶判然各宜審度勿貽後悔地方官即廣為宣布遵行

尚可喜自陳

十三年四月平南王尚可喜奏孫延齡偽檄有三藩之語閩省又倏告變臣耿精忠本係姻婭不能不踰階於中竊臣叨王爵年已七十有餘雖至愚極陋豈肯向逆賊求功名富貴乎惟知捐軀矢志極力保固嶺南以表臣始終之誠得旨王累朝勳舊性篤忠貞朕心久已洞悉近復屢摠猷畷保固巖疆厥功甚茂覽奏披歷悃忱深為可嘉著益殫心料理相機剿禦以副朕倚任之意

又奏臣眾子中惟次子尚之孝律已端慎取不寬厚可繼臣職至於軍機事宜臣雖衰老尚能指揮調度斷不至有誤封疆得旨尚之孝襲平南王

耿精忠叛

六月諭兵部曩者耿精忠之祖耿仲明於太宗文皇帝時航海歸誠優錫王爵效力行間勞績茂著及其身故睿親王不令承襲世祖皇帝追念舊勳特允其子耿繼茂令仍襲王爵兩鎮巖疆為國藩屏爰及朕躬悽懷動裔恩寵有加後覽其病終遺奏有地方兵民交赦賊寇未滅死不瞑目等語忠義肫篤深切軫念且因耿繼茂之子耿精忠自幼曾為近侍予襲王爵仍鎮閩省朕

以耿精忠必能紹祖父遺訓殫竭忠猷無忝先烈乃不意近為逆賊吳三桂誘惑煽亂地方棄累世之忠貞悔一旦之狂舉既干國法復墜家聲朕猛其念其祖父前功諒耿精忠必係一時無知墮人狡計與吳三桂不同故將吳三桂子孫正法耿精忠諸弟在京照舊寬宥所屬官兵並未加罪今遣甯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由湖南進勦雲貴吳逆指日授首鎮南將軍尼雅翰統領大兵由廣西進勦雲貴四川遣安西將軍赫業及西安將軍瓦爾喀等統領大兵已攻克七盤朝天等關直抵保甯克期底定全川並剿雲貴定南將軍希爾根統領大兵由江西進剿福建平南將軍賴塔由浙江進兵平寇將軍根特巴圖魯由廣東進剿福

建又遣揚威將軍阿密達鎮西將軍席卜臣安南將軍華善鎮東將軍喇哈達等各統領大兵駐紮以南京口等處調度征勦耿精忠殲滅在於旦夕但念其祖父宣力累朝自精忠之身遽至覆亡宗社斬絕朕心深為不忍且吳三桂乃本身投誠之人背恩反叛自取誅戮耿精忠自祖父以來受恩三世四十餘年非素蓄逆謀首倡叛亂者比爾部即傳諭耿精忠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盡遺言革心悔禍投誠自歸將侵犯內地海賊速勒圖功即赦免前罪視之如初朕以至誠待天下必不食言俾其善自審度勿負朕保全勳舊之意爾部即遵諭速行於是兵部奏遣工部郎中周襄緒及耿精忠下一等護衛陳嘉猷齎敕赴福建尋又諭平南

將軍賴塔浙江將軍圖喇總督李之芳巡撫田逢吉提督塞白理
等耿精忠作逆蹂躪地方大千國法已遣發大兵於浙江江西廣
東三路進剿但念其祖父曾宣力累朝洎耿精忠之身遽至覆亡
宗祀斬絕朕心殊為不忍因遣周襄緒陳嘉猷齎往赦諭如耿
精忠悔禍乞降赦免前罪仍恩遇如初爾等不可因此遂悞進剿
概宜必耿精忠果請罪輸誠爾等即受降表奏若仍執迷肆逆不
悛其藩下官兵有心存忠義者或擒斬耿精忠或率眾來降俱優
加恩賞即隻身自歸者亦收留撫恤

尚之信叛

十五年四月江西總督董衛國奏賊犯廣東苗之秀副將吳總兵

官苗之秀副將吳啟鎮等相繼叛尚之信陰與賊通受吳三桂招
討大將軍偽諱於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尚可喜第倡兵作亂鎮
南將軍引兵歸副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巡撫
佟養鉅陳洪明俱降賊

和碩額駙尚之隆以尚之信叛率子弟詣部請罪 上以尚可喜
矢志勤勞志宥尚之隆等罪屬下人員亦從寬免

耿精忠降

十月命^奉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帥師抵延平偽將軍耿繼茂等以
城降耿精忠聞之大懼隨遣精奇尼哈番劉蘊祥等赴延平獻偽
總統將軍印續遣子耿顯祚來迎康親王師抵福州府令侍讀學

士尹泰齋免死敕諭前往耿精忠於十月初四日率文武官員出迎降獻所屬官兵冊籍尋耿精忠請隨大兵立功贖罪康親王以聞上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所屬官兵隨大兵征勒海逆國功贖罪原任巡撫劉秉政等俱著來京其藩下官員及兩鎮標下武弁仍留原任兵丁照額設外其餘効力者分隸提鎮各標畝歸農者原籍安插

尚之信降

十二月尚之信遣人齎密奏至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軍前乞降喇布以聞上敕諭尚之信曰昔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爾爾父航海歸誠功猷茂著後命駐防粵省平定海疆自吳逆叛亂

以來益矢忠盡屢建功勳故特封爾父為親王授爾為討寇將軍正期克奮勇略掃除逆賊不圖粵省變亂道路梗阻今覽爾奏密奏稱父子世受國恩斷不敢懷異志願立功贖罪來迎大師朕知爾父子不忘報國念萬忠貞因事出倉卒致成變異朕心深為惻今特降旨將爾已往之罪並爾屬下官共概行赦免僅能相核剿賊立功自效仍加息優敘爾等益竭悃忱勉圖後效以副朕始終曲全至意

濛氣四時不同

欽天監治理歷法南懷仁奏本年五月朔日食依古法推算應食五分六十秒依新法推算應食二十微臣等登臺測驗本日酉正

一刻日食未及一分戌初初刻十分後因其古法所推分數既失之甚遠而新法亦不甚符名者乃清濛之氣使然也按交食歷指等書言清濛氣者地中存氣時時上騰其質輕微累似激清之水能映小為大升卑為高如日月入時與地平相近存氣掩映此中比中天時望之其光較大此明驗也今五月朔日食原不過二十微因濛氣之故自平地視之則見為不及一分也至濛氣於四時之中隨時隨地各有不同如濛氣之故加厚則日食之分數愈多不可膠柱鼓瑟定下部知之

方術誘取良人

十六年正月諭刑部律內設方術誘取良人典略賣良人子女者

罪止論戌為妻妾子孫者罪止論徒皆不至於死是以犯者頗多且其惡甚於牙販而法輕不足蔽辜著詳議以聞尋議嗣後凡犯認誘取典賣或為妻妾等事不分所誘良賤已賣未賣為首者立絞為從者係旗人枷責係民人杖流如止一人即以為首論被誘之人和同者俱如為從之罪非和同者不坐不知情而典賣者免罪追償給還其以藥物等項誘取者俱如略誘人例治罪從之

吳臣任抗賊

四月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奏雲州府慶元縣民吳臣任等不肯從賊招集民兵立寨自守伊等身係細民乃能抗賊守義在內應援斬殺逆賊實為可嘉已將吳臣任等交與督撫浙江督撫願

效力者酌量錄用願歸農者酌量獎賞其陣亡札委守備吳受南等六應交與督撫酌量恩卹下部議行

博學鴻詞科

十七年正月諭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勞選朕萬幾餘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學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材四海之廣豈無碩彥奇才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誥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士不論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為題薦務令

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至意

十八年三月朔試內外諸臣薦舉博學鴻儒一百四十三人於體仁閣賜宴試題璿璣玉衡賦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韻

諭吏部薦舉到文學人員已經親試其取中一等彭孫適倪燦張烈汪彩喬葉王頊齡李因萬秦松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陸業馮勛錢中諧汪楫素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李來春潘耒沈珩施閏季米漢雯黃典堅李鎧徐執沈筠周慶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鳴烈方象瑛李澄中吳元龍龐塏毛奇齡錢全甫吳任臣陳鳴績曹宜溥毛升芳曹永黎騫高詠龍燮邵吳遠嚴繩孫著纂脩明史其見任候補及已仕未仕各員作何分別授以職銜

其餘見任者仍歸原任候補者仍令候補未仕者俱著回籍內有
年內老者作何量給職銜以示恩榮爾部一併詳議具奏告病者
不必補試

五月授薦舉博學宏詞部吳遠為侍讀湯斌李來泰施閏序吳元
龍為侍讀孫通張烈汪彩喬萊王頊齡陸崇錢中諧袁佑汪琬
沈珩未漢雯黃典堅李鎧沈筠周慶曾方象瑛錢全甫曹禾為編
脩倪燦李因萬秦松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馮勛汪楫朱彝尊
邱象隨潘耒徐鉉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鳴烈李澄中龐垲毛奇
齡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高詠龍燮嚴繩孫為檢討

封乳母

以世祖高皇帝乳母朴氏保育先皇克昭敬慎上幼時後
殫心調護封為奉聖夫人頂帽服色照文公夫人品級

吳三桂病斃

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奏吳三桂初病中風壅膈有犬登其案
而坐因病甚口不能張且下痢於本月十七日遂死賊黨閉衡州
城門潛調偽將軍胡國柱馬寶等於永興諸寨取吳三桂孫於雲
南越四日胡國柱等自永興至衡州始啟城門通行旅

正三藩罪

十九年先是吳三桂反尚之信於其父尚可喜從賊迫之不已尚
可喜憤死尚之信遂降吳逆及其歸正仍懷兩端上數命進兵

三
年
封
乳
母
瓜
爾
佳
氏
為
保
聖
夫
人

潮州湖南尚之信不行永興危急亦坐視不救後雖出師輒自引
退總兵官時應運水師遊擊張瑜出剿賊尚之信俱密止之令頓
兵不進及尚之信協剿廣西復與尚之璋等謀令以計調還廣州
冒兵餉擄殺無罪人甚至希邀異數毀訛乘輿於是藩下人張允
祥張士選來京告其諸不法事尚之信母舒氏胡氏都統王國棟
廣東廣西總督金光祖廣東巡撫金傑亦相繼奏列其罪 上遣
刑部侍郎宜昌阿與王國棟等謀密檄總督金光祖提督拉爾肖
總兵官班際盛副都統金榜選等執之於武宣尚之信具奏抗辯
上不忍遽置於法命至京對簿尚之信謀益急令其弟尚之節
等陰糾黨與誘殺王國棟欲為亂將軍賴塔急率兵圍之尚之節

就擒賴塔等訊鞠悉得其狀而舒氏胡氏後飾言尚之信無謀叛
迹前告變奏皆王國棟偽為也事聞下議改王大臣等集議於是
議政王大臣等議覆尚之信當依謀反律母母弟凡同謀者俱產
棄市家產籍沒其諸弟尚之孝尚之璋尚之隆等雖不同謀法應
革職枷責得旨平南王尚可喜航海來歸效力行間鎮守粵東著
有勞績及吳逆叛堅守臣節不肯從逆為逆子尚之信所迫憤恨
殞命朕每念及深為惻惻其妻舒氏胡氏從寬免死並免籍沒尚
之孝尚之璋尚之隆等俱從寬免革職枷責尚之信不忠不孝罪
大惡極法應立斬姑念曾授親王從寬免死賜死其餘逆黨尚之
節李天楨等悉按律正法

議政王大臣會議逆賊吳三桂骸骨分發各省吳世藩首級交與刑部懸挂示眾逆黨夏國相應凌遲處死及勢迫投降巴養元等五人應立斬梟示上曰此中尚可有議者否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奏曰此輩罪犯已極應正國法似無可議又逆賊耿精忠等十人應凌遲處死其逆黨黃國瑞等十九人應立斬上曰耿精忠身造罪孽應當極刑其子等俱行凌遲亦有可憫可改為斬否明珠奏曰耿精忠之罪較尚之信尤為重大尚之信不過縱恣行兇口出妄言耿精忠負恩謀反且與安親王書內多有狂悖之語甚為可惡上又曰賊黨官員內尚有可矜者否明珠奏曰此內有陳夢雷金鏡田超蛟李學詩四人犯罪固應處死然尚有可宥之

處上曰耿精忠等事關重大著議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其吳三桂骸骨分發各省及吳世藩首級懸示夏國相凌遲巴養元等梟示等事亦示九卿等知之明珠奏曰春正雖不用刑但此輩罪惡重大與尋常不同應於兩三日完結

議政王大臣會議逆賊耿精忠等分別凌遲處斬具題得旨耿精忠革去王爵著即凌遲處死其子耿顯祚革去散秩大臣著即處斬徐文耀王世瑜白顯中江元勳曾養性王振邦蔣得輅劉進忠俱即凌遲處死黃國瑞林芳孫廖廷雲李似桂夏季旺呂應斗武灝司定猷沈偉躬景汾羅萬里祖宏勳陳儀陳斌呂八俱著即處斬耿精忠劉進忠首級著梟示田超蛟金鏡李學詩陳夢雷俱後

寬免死內係旗人給與伊本主為奴係民入官給披甲新滿洲為
奴餘如議

學道考試十弊

吏部議覆左都御史魏象樞奏學道考試十弊一童生府考無名
徑取入學二額外溢取童生撥發別學三私查印簿某卷某號即
人以便賄賣四解部冊籍遲延更改等第五先開六等草單嚇詐
保等銀兩六將文童充武童入學後後緣改武為文七將生童遠
調考試八縱容教官包攬通賄九曲徇情面孤寒棄斥十將額外
溢取童生混附生員冊內報部以上十弊允當嚴禁應如所題嗣
後考覈學道俱注剔除十弊具題送之

錢法十二條

戶部等衙門會議錢法十二條一順治錢初重一錢後改鑄重一
錢五分二分五釐又改鑄重一錢四分今應仍錢鑄一錢四分行
使二因銅少以致錢貴查鹽課與閩差一體應將兩淮兩浙長蘆
河東課銀俱交出見出差御史替名運司官照部定價買銅解送
三閩差官員所辦銅斤應買廢錢舊器皿等銅解送或將紅銅六
十斤鉛四十斤折作銅一百斤解送不許解送毀化板塊之銅如
此則無毀錢之弊四閩差官員買銅應慎選殷實老成人役買辦
五寶泉寶源二局鑪頭匠役包攬買交者枷責並妻子徙尚陽堡
官員徇庇者革職六各閩官員差滿回部所欠銅斤應嚴立限期

限內不完者革職可久銅斤變產追完辦銅人役仍照前定例治
罪七查戶部寶泉局有滿漢侍郎管理今亦應令滿漢侍郎親人
帶領監督等公同秤收發鑄八兩採銅鉛凡一切有銅及白黑鉛
零所有民具呈報採該地方督撫即選委該員監管採取九查定
例凡民間必用之銅器五斤以下者仍許造賣外其非必用之器
不許製造應再行嚴禁照例治罪十化錢為銅已經禁止定有處
分之例未定有鼓勵擊獲之例嗣後有出首擊獲者審實將所獲
之銅一半入官一半給賞十一京城錢少價貴應頒制錢式樣行
令各省巡撫鑄十二寶泉寶源二局土砂煤炭灰內有滴流之
銅應專差官會同該監督召人淘取所得淘取之銅照部定價收

買從之

舉遺獻脩史

吏部遵旨議覆內閣學士兼脩明史徐元文奏纂脩明史宜舉遺
獻請將揚州府前明科臣李清紹興府名儒黃宗羲延致來京如
果老病不能就道令該有司就家錄所著書送館並監生姜宸英
貢生萬言應速行文該督撫移送其候補主事汪懋麟丁憂服滿
到部應以原銜食俸入館脩史原任副使道曹溶布衣黃虞稷見
在丁憂俟服闋後送館告成日一併甄敘送之

朱方旦邪說

二十年一年宗人府題聞散宗室勒爾錦贈朱方旦至人里聖人

堂扁額原任湖廣巡撫張朝珍贈聖教帝師扁額應行文巡撫王
新命查其果有憑據否或係朱方旦自行標榜俟問明具題到日
再議 上諭大學士等此事毋庸行查前勒爾錦領兵在荊州時
朕已聞此等事曾諭此等事彼時差去之人朕知朱方旦係狂妄
小人軍機大事萬不可聽其盡惑又對秦遣往軍前回時路經武
昌原任巡撫張朝珍向對秦云朱方旦果一奇異神人爾宜相會
遂接見以賓禮優待由此觀之勒爾錦等所贈扁額是真著即議
結尋議勒爾錦見在羈禁張朝珍已經病故俱無庸議得旨張朝
珍所贈世襲官革去

九卿詹事科道等議覆翰林院侍講王鳴緒奏參楚人朱方旦說
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罔悖逆經湖廣巡撫王新命審實
具題朱方旦應立斬磔齊宏陸光旭翟鳳彩甘祿弟子造刻邪書
傳播中外俱應斬監候送之

明刑弼教

二十二年諭刑部國家設立刑衙門期於明罰敕法弼教化民
必審鞠精詳獄決平允而後民情悅服冤抑畢伸近見尔部審理
大小事件每多草率因循贍徇舛錯全無振刷省改如聽訟之時
兩造是非自應分別定案因意有偏私往往不問曲直勒令和息
或徇縱原狀含糊完結以致奸頑倖免良善含冤又如入官財物
奉差藉沒官員不能廉潔自持據實冊報乃恣意侵盜竟飽私囊

貪贖成黷成風皆不畏罪殊非人臣奉公守法之誼必於審事官
員膠執已見聽斷不公或更改口詞圖遂私意或恐嚇犯證不令
直供或妄肆株連稽延歲月或怠玩疏忽苟且告竣此等弊端種
種難以枚舉嗣後堂司各官俱著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一切刑名
事務必令情法允協無枉無縱惟遵法紀持廉秉公以副委任之
意

正人一真人

七月吏部奏正一真人張繼宗奏請恩詔誥命及父母祭葬查正
一真人故後無賜卹祭之例應不準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
得旨張繼宗見說真人即著照所襲銜名給與誥命一切僧道原

不可過於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為爾等識
之

鄭克塽降

海逆鄭克塽遣偽官鄭平英等齎降表至提督施琅軍前總督批
啓聖轉奏請頒赦招撫 上命撰敕發批啓聖同施琅酌行敕曰
皇帝敕諭鄭克塽劉國軒馮錫范等帝王撫御寰區仁覆無外
即海隅日出之鄉邦無不於其咸登衽席共享昇平爾祖父自明
季以來出沒海洋盤踞島嶼本朝定閩之後爾祖鄭成功竊據一
隅甘外王化以及爾父鄭錦為延歲月假息偷生向引奸徒窺伺
內地屢經勦撫仍執迷不悟頑梗怙終至爾年方童穉惑於黨類

之言妄思效爾前人竄伏臺灣特為窟穴倚險負固飄突靡常以
致沿海地方里閭不甯時遭兵燹之厄朕念中外兵民皆屬赤子
何忍聽其久罹兵災不加拯救故特命提督施琅選將練兵整飭
戰艦揚帆進剿直入大洋旋據奏報已克澎湖爾抗拒大兵者殲
滅殆盡餘衆效遁臺灣日令舟師進剿指日蕩平近據總督姚啓
聖奏爾等具奏請降又據來使呈乞恩赦朕體上天好生之德
心薄海內外率俾安全特頒敕旨前往開諭爾等果能悔過投誠
傾心向化率所屬偽官軍人民人等志行登岸將爾等從前抗違
之罪盡行赦免仍從優敘錄加恩安插務令得所煌煌諭旨炳若
日星朕不食言儻仍懷疑畏葸豫遷延大兵一至於難免鋒鏑之危

傾滅身家噬臍莫及爾等其審圖順逆善計保全以副朕宥罪施
仁至意

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奏臣於八月十一日率領官兵自澎湖進發
十三日入鹿耳門至臺灣十八日鄭克塽及偽文武官俱已薙髮
宣讀敕詔鄭克塽等歡呼踴躍望闕叩頭謝恩所有鄭成功之子
偽輔政公鄭聰等六人鄭錦之子鄭克塽及其弟偽恭謹侯鄭克
恭等九人偽武平侯劉國軒偽忠誠伯馮錫範等子弟及明裔朱
栢等十七人並續順公下官兵家口海澄公家口俱撥船載官
兵陸續獲送移入內地並移咨侍郎蘓拜及督撫陸其安插其餘
偽文武各官家口見在趨令起行兵丁有願入伍及歸農者聽其

自便至於江浙粵各省被獲男婦臣仲體皇仁已悉令回籍其冊印劄付已次第追繳倉庫人民戶口冊籍船艘軍器俱令巡海道線一信等察收下所司知之

侍郎蘇拜等奏鄭克塽劉國軒馮錫范明裔朱桓等俱令赴京其武職一千六百有奇文職四百有奇或願回籍或願授職應聽部察例議敘兵四萬餘人願歸伍入伍歸農各聽其便上命鄭克塽家口親族及劉國軒馮錫范明裔朱桓等俱令赴京其本身家口俱令遣發來京其偽官並明裔朱桓等俱於附近各省安插墾荒餘如議至是鄭克塽等至京上念其納土歸誠授鄭克塽公銜劉國軒馮錫范伯銜俱隸上三旗仍令該部撥給房屋田地

定發掘墳墓罪

八月刑部等衙門遵旨議覆歷代帝王名臣先賢墳墓令地方官不時查看僅有曾被發掘者量為脩葺其發掘開棺見屍為首者立決為從者立絞發掘見棺為首者立絞為從者監候絞發掘未至棺槨為首者監候絞為從者充發著為令從之

外官丁憂即聽奔喪

十二月九卿詹事科道議覆左都御史徐元文奏外官丁憂候代其治理公事多異常日安有方寸憤亂之時而可責以政理者請自今丁憂之官無錢糧外誤即聽奔喪至近日士大夫鮮克由禮或衰絰婚娶或喪中聽樂或易衣從吉干渴遊玩此皆薄佑傷化

宜嚴行申飭查凡丁憂官無未完錢糧盜案上司勒指遲延及服中娶妻喪服未終即行釋服等類俱有定例畧分嗣後若服內有此等事行令替撫科道指名題參送之

海上捕魚

二十三年四月九卿等議準工部侍郎金世鑑奏 皇上德威遐布海外悉甯浙江沿海地方請照山東諸處見行例聽百姓以裝載五百石以下船隻往海上貿易捕魚豫行稟明該地方官登記姓名取具保結給發印票船頭烙號其出入令防守海口官員驗明印票點明人數至收稅之處交與該道計貨之貴賤定稅之重輕按季造冊報部至海口官兵請於溫台二府戰船內各撥二十

隻平定臺灣所獲哨船撥入十隻令其分泊防守巡邏後之

湯斌孫鍾元道學

六月諭大學士等凡所貴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漢官內有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鄉不善此可云道學乎精通道學自古為難朕聞學士湯斌曾與中州孫鍾元相與講明道學頗有實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甯巡撫

毀錢作銅

九月九卿等議覆管理錢法侍郎陳廷敬等奏民間所不便者莫甚於錢價昂貴定例每錢一串值銀一兩今每銀一兩僅得錢八

九百文不等錢日少而貴者皆由奸宄不法之後毀錢作銅牟利所致銅價每斤值銀一錢四五分不等計銀一兩僅買銅七斤有餘而毀錢一串得銅八斤十二兩即以今日極貴之錢用銀一兩換錢八九百文銷毀可得銅七斤七八兩尚浮於買銅之所得何況錢價賤時乎於除毀錢之弊求制錢之多莫若鼓鑄稍輕之錢每錢約重一錢毀錢為銅既無厚利則毀錢之弊自絕錢價平而有利於民再查產鉛銅地方因地方官收稅種種作弊小民無利不行開採此後俾其收稅任民採取則銅日多而價自平相應俱照所請通行各省遵行得旨依議開採銅斤聽民自便地方官仍不時稽察毋致爭鬪搶奪藉端生事致滋擾害

巡幸郡縣

詔曰帝王誕膺景命統御萬邦道重觀民政先求治朕按茲兆庶期底時雍茲憲壽屋艱難罔由上達故於直隸郡縣周覽巡行勅施補助至念山左等處土宜俗尚不加循省曷克周知矧歷達甲子乘時命駕咨彼民依更昭公普之仁以奏誠和之治車駕所過賜後一年以南浙江以西湖廣自用兵以來供應繁若其明年漕糧免三之一官吏軍民人等死罪以下咸赦除之

捨身崖

十月上至泰安州登泰山祀東嶽侍臣請往觀捨身崖上曰愚民無知惑於妄誕之說以捨身為孝不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故曾子有臨深履薄之懼且父母愛子惟疾之憂子既捨身不能奉養是不孝也此等事處處有之正宜曉諭嚴禁使百姓不為習俗所誤觀之何為

過金陵

御製過金陵論曰金陵禹貢揚州之域秦立郡縣為秣陵兩漢因之孫權時稱建業東晉及宋齊梁陳地號佳麗隋唐之間六朝舊迹漸致湮沒南唐李氏始更築城名金陵府明有天下建都於此窺明太祖之意以為宅中國大控制四方千古世無有替也歲在甲子冬十一月朕省方南來駐蹕江甯將登鍾山酌酒於明太祖之陵道出故宮荆榛滿目昔者鳳闕之蒐莪今則頽垣斷壁矣昔

者玉河之灣環今則荒溝廢岸矣路旁老民跪而進曰若為建極殿若為乾清宮階填陸級猛得想見其華構矣嗚夫明太祖以布衣起淮泗之間經營大業應天順人奄有區夏頃過其城市閭閻巷陌未改舊觀而宮闕無一存者觀此興起懷緒不有吳宮花艸晉代衣冠之歎耶昔人論形勢之地首推燕秦金陵次之然金陵雖有長江之險為天塹而地脈單弱無所憑倚六朝偏安弗克自振固歷數之不齊或亦地勢使然也明自文皇靖難之後嘗以燕京為行在宣德末年遂徙而都之其時金陵臺殿苑囿之觀聲名文物之盛南北並峙遠勝六朝迄承平既久忽於治安萬歷以後政事漸弛宦寺朋黨交相構陷門戶日分而士氣澆薄賦斂日繁

而民心渙散闖賊以烏合之眾唾手蓋京馬阮以黨僞之後託名
恢復僅快私仇使有明艱難勦造之基業未三十年而為邱墟良
可悲夫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國家者知天心
之可畏地利之不可恃兢兢業業取前代廢興之蹟日加儆惕焉
刈庶幾焉

幸曲阜

十一月上詣先師廟至奎文閣前降輦步入大成門至大成殿
行三跪九叩禮四配十哲兩廡從官分獻御製祝文遣國子監
祭酒阿禮瑚祭啟聖公御製祝文幸詩禮堂選孔氏子弟講大
學易经諭孔毓衍聖公孔毓圻等至聖之道與日月並行與天地

同運萬世帝王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遠承聖
澤務奉先訓以稱朕懷令衍聖公孔毓圻前引上步至大成殿
肅瞻聖像顧問衍聖公孔毓圻曰像始於何年孔毓圻奏曰相
傳東魏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延始塑像上以次觀顏子曾子
子思孟子像又觀禮器有犧象雲雷三尊上問何代佐物孔毓
圻奏曰漢季帝元和二年親祀闕里所留祭器又觀石刻吳道子
畫司寇像詣聖蹟殿用覽圖書及憑几像行教小影立像行像諸
石刻顧問孔毓圻曰何像最真孔毓圻奏曰惟行教小影顏子後
行者為最真乃當年端木賜傳寫晉顧凱之重摹者上問西偏
是何處孔毓圻奏曰前為金絲堂後為啟聖公祠上敕宿駐望

久之 上復至大成殿前命大學士等宣諭曰至聖之德其天地
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於加
焚頌奠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聖教亦
以垂示將來又諭歷代帝王致祭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
行禮務尊崇至聖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供廟廷四時饗祀
陳之以示朕尊聖之意 上出殿問大成殿榜孔鉉圻奏曰宋徽
宗飛白書至杏壇孔鉉圻奏曰此先聖講道之所 上覽金匡堂
懷英篆杏壇二字碑宋臣朱希書檜樹贊碑及宋真宗君臣所製
孔子與七十二弟子贊觀先師手植檜孔鉉圻奏曰明宏治十二
年廟毀於火檜在門殿之間經火枝葉盡脫孤幹獨存今又二百

年矣不枯不榮其堅如鐵色亦如之俗呼為鐵樹前至奎文閣孔
鉉圻奏曰此歷藏書之所 皇上頌賜之書皆藏其上 上問曰
何處是先師所居之宅今尚有遺址否孔鉉圻奏曰 皇上所御
講筵之後有魯壁遺址乃先聖蒞居之所 上後入承聖門觀堂
前太初石唐槐及銀杏樹并詩禮堂孔鉉圻奏曰此當日鯉趨過
庭得聞詩禮之處 上於堂後觀孔宅遺井命汲承堂之飲問魯
壁遺址孔鉉圻奏曰昔秦始皇焚詩書臣九世祖孔鮒豫藏尚書
論語孝經諸書於壁中至漢魯恭王欲毀臣祖故宅以廣其宮聞
壁中有金石絲竹之聲發之得竹簡古書故後世名其堂曰金絲
云 上詣孔林於洙泗橋下馬步行至墓前酌酒行三叩禮 上

閱墓碑向墓上是何州木孔毓圻奏曰孔林草木皆當年羣弟子
名自其國徒植種類繁多不能悉辨上問孔林周圍幾許孔毓
圻奏曰共地一十八頃今二千餘年族人日繁祔葬無所上曰
何不開擴孔毓圻奏曰林外皆版籍民田欲擴不能尚求特恩賜
給上曰即具疏來孔毓圻等叩頭謝恩賜行聖公孔毓圻五
經博士孔毓圻顏懋衡等及曲阜縣知縣孔興認日誦四書易經
書經解義各一部賜孔毓圻狐裘貂裘各一孔氏及四氏子孫在
仕籍者蟒服孔氏子孫進士舉人貢生監生生員襲衣白金免曲
阜縣明年租稅是日上駐蹕兗州府

購求遺書

二十五年閏四月禮部等衙門遵旨議覆購求遺書應令直省各
省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各名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詳督學及
該撫督撫酌定價值彙送禮部其無刻板者亦令各名有司雇募繕
寫交翰林院進呈有願自行呈送者交禮部彙繳得旨自古經史
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
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取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詭奇
有乖經術今接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闕繫脩齊治平
助成德化者方為有用其他異端說說概不准收錄

賜荷蘭國王敕

七月賜荷蘭國王敕諭曰朕惟柔遠能通盛代之嘉謨脩職獻琛

藩臣之大節輸誠匪懈寵賚有加宜頒爾荷蘭國王權漢連氏甘勃氏屬在選方遐方克抒丹悃遣使齎表納貢忠盡忱良可嘉尚用特降敕獎諭並賜王文綺白金等物王其祇承益勵忠貞以副朕眷欽哉

武臣陪祀 文廟

十一月禮部等衙門奏浙江提督陳世凱奏請令武臣陪祀 文廟查見行事例 文廟春秋二季武官雖不陪祀但康熙八年皇上幸學武官二品以上亦令陪祀應照此例凡遣官春秋二丁致祭 文廟武官二品以上並令陪祀其各省府州縣等學春秋二丁祭應令協領及副將以上照例以文左武右行禮其致祭

仍令地方正印官主祭從之

禁淫詞小說

二十六年二月九日御議覆給事中劉楷奏請禁淫詞小說 上曰淫詞小說人所樂觀實能敗壞風俗盡惑人心朕見樂觀小說者多不成材是不惟無益而且有害至於僧道邪教素悖禮法其惑世誣民尤甚愚人遇方術之士聞其虛誕之言輒以為有道教之如神殊堪嗤笑俱應嚴行禁止

纂脩明史宜直書實事

四月諭大學士等爾等纂修明史修成之日應將曾參看前明實錄否史事所關甚重若不參看實錄虛實何由悉知他書或以文

季見長獨脩史宜直書實事豈可空言文飾乎如明代纂脩元史限期過迫以致要務多漏且議論殊乖公正俟明史脩成之日應將實錄並存令後世有所攷據後未論人甚易自處則難若不審己之所行而徒輕議古人雖文詞可觀亦何足道朕嘗博覽羣書於古之聖君哲后未敢漫加評隲也

解發人犯

諭刑部等衙門凡各省解送京城及京師解發各省人犯有解役中途陵雲及教唆犯人於沿途搶奪者甚至有將犯人拷打致祭死者其所犯之罪不至於死而陵雲拷打以致斃命殊為可惡爾部會同督捕衙門定議條例以聞尋議覆凡解部及遞解外省各

項犯人遵息詔計程給典口糧嗣後凡籤差官役遣有家產正役押發沿途官員詳查有無解役勒指拷打之處如或有之地方官即將解役懲治若拷打致死地方官申報督撫嚴審後重治罪如有解役唆教人犯通同搶奪者以光棍例治之其中途患病者原解即報地方官驗明出結如未取患病印結途中死者以死者之多寡名數分別治罪永著為例後之

建周公碑

上親製文 御書勒石文曰世運代擅隔越千載則必有神哲挺生其間以承大統以作名世惟公體上聖之質紹祖考之德孝友篤仁左右甯王厥勳爛矣及乎負宸祐以勤勞寔恭愷大忠信之

道翼贊其君太和洽而頌聲作焉夫功莫大於政治綏邦業莫隆
於制禮作樂公身兼數器開物成務其靡鳴炳燦之烈既已載於
詩書志諸史冊至於繫文辭定官禮撰爾雅出言為經又何博奧
難窮也昔孟子論列古帝王至於公曰兼三王施四事而韓愈亦
歷數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公益道統之傳如此豈僅以治理之彰
彰者與遙想夙徽官公遺嗣俾昭世澤於無窮既命有司新公廟
貌希慕之餘勒石頌德而繫之以詩詩曰遠古民樸混混茫茫列
聖經綸肇造軒迄商敘厥倫紀賁以采季公監二代揆時立制有
因有除禮明樂備體國經野成理萬彙集武之勳紹文以孝代成
誠民並孔立教為子為臣是則是徽宗邦綿歷忠厚所貽貞珉載

鐫作頌致思身鐸同時僖禩為期

建孔子廟碑

上親製文 御書勒石文曰朕惟道原於天宏之者聖自庖犧氏
觀圖畫象闡乾坤之秘堯舜理析允微厥中允執禹親授其傳與
湯文武周公遞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猷愛乎尚矣孔子
生周之季韋布以老非若伏羲堯舜之聖焉而帝禹湯文武之聖
焉而王聖周公之聖焉而相也歸然以師道作則典及門賢哲紹
明絕業教思所及陶成萬世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惟孔
氏子繼續而光大之矣洵嘗誦習詩書之所刪述大易之所演繫
繫春秋之所筆削禮樂之所脩明本末一貫根柢萬有殆與覆載

合其德日月並其明四時寒暑協其序焉故曰仲尼之道一天道也朕敬法至聖景仰宮牆嚮往之誠弗釋寤寐歲甲子十有一月時邁東魯躬詣曲阜展脩祀事後謁聖墓極循極松栝儀型在望儼乎至德之親人也朕忝作君啟牖下民深惟夫子師道所建百王治理備焉舍是而罔邇隆曷可依據哉因勒文於石載朕尊崇聖教以承天治民之意系以辭曰邈哉三五維辟之式於皇尼山師道允植天畀木鐸曼彼羣生百行以正六籍以明賢邁唐虞聖列河洛綏和動耒文博禮約鳳衰維歎麟德感祥學昌洙泗後歸素王炎漢崇儒少牢用饗厥後賢君高山是仰予懷至聖蒞彼東方音徽云邈道德弥光鬱鬱瑩林峩峩祠殿合慕安窮羹牆如見

秦岱匪高東海匪深敬揚懿範終古是欽

建孟子廟碑

上親製文 御書勒石文曰自王迹熄於聖春秋聖人之道或幾於泯滅卒之晦而後明歷千百世而不泯者特有孔子也孔子没百有餘年浸假及於戰國楊墨塞路禍尤烈於曩時子輿氏起而闢之於是天下之人始知誦法孔子率由仁義斯道之有傳至於今賴之是以後世學者如韓愈蘇軾之後咸推其功以祀大禹而閩洛之儒咸遵為正學之宗傳於戴盛已夫洪水之禍止於人身已爾楊墨之禍隱然直中於人心不有孟子使楊墨濫觴於前釋老推波於後後之人雖於後千載之下探尼山之遺緒其孰從而

求之因推述厥義刻文於石俾揭於邠之廟其詩曰尼聖既往實
矣音微後石餘載聖緒浸微尚異實繁揚墨黷煽陷溺之禍結於
昏墊惟子輿氏距彼放淫以承先聖以正人心述舜稱堯私誅孔
子正學脩明万世以俟不有是者斯道孰傳宇宙晦霧萬物狂真
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遠澤未湮聞風可企嶽嶽亞聖巖巖泰山功
邁禹稷德參孔顏刻石茲文於祠之下誦烈揚休用告來者

參明珠罪款

二十七年二月先是御史郭琇參大學士明珠等疏題為特參大
臣背公結黨納賄營私仰請 乾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
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直錯枉而已堯舜之世未嘗不有共鯀

驩兜堯舜始焉因其才而姑用之繼也知其奸而誅殛之故堯舜
之世稱為極盛我 皇上至德純粹睿鑑淵深典放勳重華異世
同揆臣竊見 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被澤一物
不得可私竊歎誦千古難逢逸者畿輔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以
樹私竊威福以惑眾日益縱肆 皇上灼知情偽於一切用人皆
由宏聰獨斷中外翕服無不踊躍思奮臣蒙 皇上破格超擢感
激涕零莫知所以為報竊自念職在糾彈仰體堯舜之心輒效鷹
鷂之逐謹將大學士明珠余國柱背公營私實迹臚列具呈一凡
閣中票擬俱為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
同官莫敢駁正 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即如御史陳

紫芝奏劾湖廣巡撫張沂奏內並請議處保舉之員 皇上面諭
九卿應一體議處乃票擬竟不之及則保舉之張沂原屬指麾即
此可見矣一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薦或稱
其不善則向彼云 上意不喜吾當從案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
恩立威因而要結羣心挾取貨賄至於每日啓奏畢出中左門滿
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 上意無不宣露
部院衙門稍有閑繫之事必請命而行一明珠結連黨羽滿洲尚
書則佛倫葛思泰及其族姪侍郎傅臘塔席珠等漢人之總攬者
則余國柱結為死黨寄以腹心向時凡會議會推皆佛倫葛思泰
等把持而國柱更為之囊橐惟命是聽但知戴德私門一凡替

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於而止後止是以
替撫等官愈事剝削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遇 聖主愛民如子而
民間猛有未給足者皆債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
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升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
然承風任意派缺缺皆務空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
之大壞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河銀大半分肥所
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 皇上試察勒輔靳輔受任
以來請過錢糧幾何通盤一算則其弊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時
彼以為必委任靳輔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辭及 皇上於
另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沐 聖春舉出必當 上旨而成龍官止

臬司可以統攝於是議題奏仍屬新輔此時未有阻撓意也及新
輔張大其事與成龍濠不合於是始一力阻撓皆由倚託大臣故
敢如此 天鑒甚明當洞悉新輔累累抗拒明詔非無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內升有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於考選
科道即與之訂約凡有本奉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
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顏甘語百般款曲而陰行驚害
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為總憲時見御史李
時謙累奏稱旨御史吳震方頗有參劾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然
以上各款但約略參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窺探 上意其術足
以弥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恩之罪書之罄竹難盡伏

祈 寔威立加嚴譴簡用賢能俾焚密勿天下人情莫不欣暢感
戴 聖明多盡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至是 上諭大學士等曰
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矢志精白大法小廉各守職業實
心任事庶無負拔擢簡用之意朕親理萬幾歷有年所於爾部院
大小官員行事無不深知為臣子者既儉爵受祿榮及父母庇其
子孫家能自給任當自足無致隕越前已屢頒諭旨嚴行申誡又
後諄諄而諭訓誨再三今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官員
以上全不恪勤乃職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羣互相交
結同年門生相為援引陷商謀私事徇庇同黨罔取貸賂作弊
營私種種情狀確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朕委任之員凡遇會

議自當各出己見，公同商酌。及一二於行倡率之人，持議於前，眾遂附和於後，雷同草率，一意說隨。又其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眾畫題，希圖完結。廷議如此，國勢何憑？又有當集議時，緘默自守，及至債事，乃於推却。朕深惡此等推諉苟容之輩，屢加嚴飭。至於用人，關繫重大，羣臣賢否，難以周知。故遇緊要員缺，特令會同推舉。原期為國得人，實有裨益。今被舉者，微心易震，恐致溺職。累及舉者，因而勉自刻勵。九卿諸臣，宜體朕心，從公選舉。方為不負委任。乃歷來所舉官員，稱職者固有，而貪黷匪類，往往敗露。此皆瞻徇情面，植黨納賄所致。凡茲情弊，朕非不知。前者班布善阿思哈等，身為大臣，所行悖亂，致干憲典，遂行正法。至今

猶耿於懷。是以比來大小官員，背心公徇，私交通貨賄。朕雖同見，而不即指發，冀其自知罪戾，痛加省改。庶可終始保全。詎意積習深錮，漫無悔悟。如審擬蔡毓榮一案，庇護挽救，瞻徇黨類。而計營求，因朕具志其奸私謀，未遂，近差色楞額往審。張忻所參事情，朕面情諭色楞額。張忻居官貪穢，爾宜嚴行審出。迨差回時，詢問色楞額奏稱，臣於此案盡心研鞫。若有失實，甘受誅戮。及覽其奏案，惟恐累及保舉張忻之人，竟為庇護。朕知內閣原擬票籤將保舉張忻官員並未議及業行折出。又念張忻審結定罪之後，自應發覺。因仍用原籤票發。又新輔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早已察其情弊，特遣佛倫等前往勘議。今所議殊屬偏私。且凡會議之時，科爾

坤佛倫等務執己見持論好勝為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眾議朕亦會面加誡諭未見畏悔如此情弊愈久愈深物議沸騰輿情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參奏本應發明其事以肅官方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時有曾效勞績者故免其發覺勒德洪明珠著革去大學士交與領侍衛內大臣酌用李之芳著休致回籍余國柱著革職科爾坤著以原品解任佛倫著一瀟等著解任於河工案內完結嗣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痛改惡陋習潔己奉公勉盡職掌以副朕寬大矜全咸與維新之至意

殉葬

六月大學士等以禮部具題山西省烈婦荆氏等照例旌表一疏

請旨 上曰夫死而殉日者數禁之矣今見京師及諸省殉死者尚眾人命至重大而死喪者惻然之事也夫脩短壽夭當聽其自然何為自殞其身耶不甯惟是輕生送死反常之事也若更送而旌異之則死亡者益眾矣其何益焉此後夫死而殉者當已其旌表王以下至於細民婦人送死之事當永永嚴禁之若有必於送死者告於部及該管官具以聞以俟裁定

子報父仇

十二月刑部議覆御史趙廷珪奏律載子報父仇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之人者杖六十蓋為未經審抵寬抑無伸者言之也如仇家已經審擬或遇赦宥復有藉口報仇擅行殺害者不得概行輕條

治罪應如所請嗣後子復父仇於告官審抵之後仇家幸遇赦免
後藉口復仇者流三千里著為令從之

南巡祭泰山

二十八年正月上至泰山之麓率文武諸臣向岱宗行禮畢諭部
院諸臣朕巡歷所至再經岱麓重瞻祠宇詢其廟祝知香火荒涼
日用難給岱頂諸廟亦後如之念泰山為五嶽之長載在祀典有
功社稷不宜使之漸就寥落合將每歲香稅錢糧內量給數百金
使上下嶽廟與元君諸祠守祀者得有資賴曉夜盡心兼可時加
脩葺以壯往來瞻觀示朕崇祀之意

祭禹陵

上親撰祭文詣禹陵致祭率扈從諸臣行三跪九叩禮祭文曰惟
王精一傳心儉勤式訓道由天錫啓皇極之圖疇功在民生定中
邦之井牧四載昔勞胼胝永賴平成九敘早著謨謀惟歌府事行
其無間德遠益新朕省方東南道經吳越觀長江之浩渺心切溯
洄瞻高嶽之嵯峨企深仰止幸矣松楸伊邇儼然律度可親特薦
馨香躬脩祀事惟祈靈爽尚克耒款

諭福建浙江總督王隲朕巡行江表緬懷禹德躬率羣臣展祭陵
廟頌瞻殿廡圯傾禮器缺畧人役寥寥荒涼增歎愚民風俗崇祠
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後宜祀之神反多輕忽朕甚慨焉在昔帝
王陵寢理宜隆重培護况大禹道冠百王身榮疏鑿奠甬率土至

今攸賴特書地平天成四字懸之宇下令地方官即加脩葺畢備儀物守祀人役亦宜增添俾規模宏整歲時嚴肅兼賜白金二百給守祀之人此後益令敬慎守土之臣亦須時為加意祇朕尊崇遐慕之懷其名祇遵毋忽

御製禹陵頌並序序文曰朕閱視河淮省方浙地會稽在望爰度錢塘展拜大禹陵廟瞻眺久之敕有司脩葺春秋蒞課崇盛牲醴必豐必虔以志崇報之意時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也緬惟大禹接二帝之心傳開三代之治運昏墊既平教稼明倫由是而起其有功于後世不淺豈特當時利賴哉朕自御宇以來軫懷飢渴留意河防諄求疏濬漸見底績周行山澤益仰前徽爰作頌曰

下民其咨聖人乃生危微精一允執相承克勤克儉不伐不矜隨山刊木地平天成九州始辨萬世永甯六府三事政教脩明會稽鉅鎮五嶽樞靈茲惟其藏陵谷式經百神守護松柏鬱爰仰止高山時切景行

上幸觀星臺

名部院諸臣問漢中臣中有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能通曉乃問掌院學士李先地爾所識星宿幾何李先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盡職識上因令指其所知者又問古歷紫參其理云何李先地奏曰此理臣殊未曉上曰以觀星台儀器測之參宿至天中確在紫宿之先觀此足信今歷之不误矣又問堯時中星

今移參度李光地奏曰據先儒言已差五十餘度 上又問恆星動否李光地奏曰臣不能知惟新歷言恆星天亦動但其動微耳 上曰郭守敬儀器不可行於今由不知恆星天動故也自來史志歷法多不可信質之以理類空言無實如熒惑退舍之說天象垂戒理則有之若果退舍後來推算者以何積算 上又歷指三垣星座問李光地不能盡舉其名 上指示從官歷歷明析尚書張玉書圖訥等奏曰 皇上聰明天縱觀文察理誠非愚臣等所能仰窺也 上又按小星圖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諭諸臣曰此老人星也李光地奏曰據史傳說老人星見天下仁壽之徵 上曰以北極度推之以甯合見是星此豈有隱見也

廕生

定公侯伯一品官廕生以部院衙門五品缺用二品官廕生以六品缺用三品官廕生以七品缺用四品官廕生以八品缺用

追謚親郡王

追謚和碩禮親王代善曰烈和碩饒餘親王阿巴泰曰敏和碩承澤親王碩塞曰祉和碩襄親王博穆博果爾曰昭和碩穎親王薩哈廉曰毅和碩簡親王濟度曰純多羅務親王多鐸曰通多羅謙郡王瓦克達曰襄多羅衍禧郡王羅洛渾曰介多羅敏郡王勒度曰簡多羅郡王精濟曰懷愍多羅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曰恭惠

文改武職

兵部奏議敘應升京堂刑部郎中姚儀奉有才幹素優准改武職
之旨查郎中與參領對品參領既以總兵官用郎中姚儀應授為
都督僉事以總兵官推用從之

孔子贊序及顏曾思孟贊

四月頒 御製孔子贊序及顏曾思孟四贊命翰林官繕寫國子
監摹勒分發直隸各省序曰蓋三才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
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
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不以不泯也身稽往緒仰
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
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炳

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萬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
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
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為萬古
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深敬稽首而為之贊
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
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
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
象繫六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
紜殊途異趣日用無踰美墻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興庸此心此理
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

我今圖溯源洙泗景燭唐虞載歷定庭除式觀禮器擣臺仰贊心
焉遐企百世以上而上以聖為歸百世而下以聖為師非師夫子
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高萬仞夫
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聖念作聖顏子贊曰聖道
早聞天授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未萃終化而
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曾子贊曰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為期格
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成統緒脩明訓辭子思
子贊曰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
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萬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

垠孟子贊曰哲人既萎揚墨昌熾子輿闕之曰仁曰義性善獨聞
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義孔學攸傳禹
功作配

日本商船停泊定海

八月原任福建浙江總督王蔭奉日本商船應令停泊定海山遣
官察驗方許貿易 上諭大諭學士等此事多益朕南巡時見沿
途設有臺座問地方官及邾莊耆老據云明代備倭所築明朝末
年日本來貿易大船停泊海口乘小船直至湖州原非為劫掠而
來乃被在內官兵殺盡未曾放出一人後此釁端漸長設兵防備
遂至甯期今我朝凡事皆詳審熟計務求至當可昭明末故轍乎

且善良之民屢遭水旱迫於衣食亦為盜矣武備固宜豫設但專任之官得其治理撫綏百姓時時留意則亂自消弭否則盜賊讙起為亂者將不知其所自來不獨日本也

與鄂羅斯定界碑

十一月議政王大臣等奏應於議定格爾必齊河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滿漢字及鄂羅斯喇第訥蒙古字於上今維與鄂羅斯和好邊界已定各省有官兵駐防例應仍照前議於墨勒根黑龍江設官兵駐防至是遣官立碑於界碑曰大清國遣大臣與鄂羅斯國議定邊界之碑一將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興安以至於

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之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其南岸之眉勒爾賓河之所有鄂羅斯房舍遷移北岸一將雅克薩地方鄂羅斯所脩之城盡行除毀雅克薩所居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盡行搬往察漢汗之地一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一二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拿送各地方該管官照所犯輕重懲處或十人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掠搶者即行正法不以小故阻壞大事仍與中國和好毋起端爭端一從前舊事一切不議外中國所有鄂羅斯之人鄂羅斯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一今既永相好以後一切

行旅有準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一和好會盟之後有逃
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

宮中使令老媪洒掃宮女一百三十四人

二十九年大學士等奏前者 皇上以前明宮殿樓亭門名開載

一指並 慈甯宮 甯壽宮 乾清宮妃嬪宮人及老媪數目摺

子發出令臣等觀看並鈔錄存貯衙門又奉諭旨朕以天旱於省

宮人及所用器物詳加查察因自來未嘗有餘故不能再減爾等

將前明宮中每年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銀兩數目亦為察閱臣

等察前明宮內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志

已充餉又察前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各項用各項錢糧二十四

摘孫欽請承襲查舊典朱熹裔原有博士二員請將朱際承襲五
經博士以主閩派記事下部議行

金塘蓬萊二鄉開墾

二月戶部議准浙江巡按張鵬翔奏定海山即古昌國縣原有富
都金塘蓬萊安期四鄉至明代去三鄉止存富都即今之定海山
茲據民金廷清等認墾金塘蓬萊二鄉田地應准其開墾成熟照
熟照例起科送之

行取知縣以科道用

五月吏部以行取知縣事請旨諭行取知縣以科道用者甚多科
道職任閩繫緊要著九卿各以平昔所知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

西同舉奏尋戶部尚書王隲舉清苑縣知縣邵嗣堯清廉慈惠兵部尚書李天駿舉三河縣知縣彭鵬靈壽縣知縣陸隴其居官有聲上諭大學士等適九卿列薦有邵嗣堯陸隴其彭鵬三人其服官廉介朕所素知爾漢大學士亦有知者右果清標奏曰三人允請廉吏徐元文奏曰以臣所聞湖廣麻城縣知縣趙蒼壁牧民有聲聞武昌兵燹時所在州縣官俱棄城潛去惟蒼壁安撫百姓脩城豫備上曰彭鵬邵嗣堯陸隴其趙蒼壁俱准行取

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用六七百萬斤每年用紅螺炭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用百萬餘斤名宮牀帳輿轎花毯等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察前明宮殿樓亭門殿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一至前明名宮殿九層基址墻垣俱用臨清甄木料俱用梓木今禁中脩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非但基址未嘗用臨清甄凡一切墻垣俱用尋常甄料所用木植亦惟松木而已臣等以所察各條並皇上發下摺子令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員徧觀諸臣皆曰皇上凡百樽節儉約臣等向所共知但未能詳悉今觀事事減省至矣極

矣又禮云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此皆有名數者至所使宮人婦女以數千計唐太宗乃有唐令主
其一次遣發宮人已及三千則其餘更有數千人可知今除慈
甯宮 甯壽宮外 乾清宮妃嬪以下使令老嫗灑掃宮女以上
合計止一百三十四人可謂至少不獨三代以下所無惟三代以
上亦未有如此者 皇上節儉盛德誠超邁千古矣

朱濛承襲五經博士

二十九年正月福建巡撫張仲舉奏宋儒朱熹祖籍江南徽州府
之婺源其父朱松歷官閩土遂家於閩故有閩徽二派前明有世
襲五經博士二員分主閩徽祀事今據朱濛呈稱係朱熹十八世

